



这是今年12月2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巴勒斯坦人查看以军空袭后的废墟。新华社发

主笔 赵恩霆

中东变乱交织

叙利亚剧变成中东局势演变的最新注脚。本轮动荡始于一年多前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因以军在加沙发起军事行动而升级，随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介入而外溢，甚至走到以色列与伊朗相互攻击的悬崖边。其间，内塔尼亚胡、佩泽希齐扬和巴沙尔的境遇，折射出重构中的中东地缘格局。

内塔尼亚胡对抗世界

时至今日，加沙地带的战火已经延烧了近15个月。本轮巴以冲突早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笔。

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并组建了该国历史上“最右”的一届联合政府，极右翼犹太力量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成为“造王者”。进入2023年后，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的言行多次在巴以核心问题上激化矛盾。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身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的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的斯莫特里赫以退出执政联盟相威胁，要求内塔尼亚胡以军事手段彻底摧毁哈马斯。不仅如此，内塔尼亚胡还被指借推进战争来确保自己持续掌权，从而规避牵涉的三起贪腐案件，他正因此受到欺诈、违背公众信任和受贿指控。

今年以来，由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未能有效解救被扣押人员，甚至还有被扣押人员遭以军击杀，以色列国内爆发多轮大规模抗议，要求尽快停火和内塔尼亚胡下台。

内塔尼亚胡与战时内阁成员以及军方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今年6月，以色列中左翼国家团结党领导人、前防长和总参谋长甘茨退出战时内阁；11月，主张与哈马斯谈判停火的时任防长加兰特遭解职。

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造成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也令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今年5月，挪威、西班牙、爱尔兰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前，巴巴多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等国也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去年12月，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今年以来，智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古巴、土耳其等多国决定加入该诉讼行列。

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以158票赞成、9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无条件和永久”停火；9月18日，联大以124票赞成、14票反对、4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在未来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5月10日，联大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然而，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5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涉巴以问题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美国布朗大学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12个月时，美国就已向以色列

提供了价值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创下单一年份援助新高。

从莱希到佩泽希齐扬

今年1月3日，在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遇害4周年的集会活动上，发生一起由“伊斯兰国”策划实施的恐怖袭击——克尔曼连环爆炸事件，造成90多人丧生，超过200人受伤。回过头来看，这起恐袭只是一年来伊朗内政外交动荡的开端。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初期，伊朗总统还是保守派人物莱希。随着加沙地带战事逐渐产生外溢效应，长期以来一直在背后支持哈马斯的伊朗，被直接牵扯进了这场争端之中。

4月1日，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遭以军空袭，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的高级指挥官扎赫迪及其副手拉希米。这是多年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关联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一次重大升级，结果招致伊朗的军事报复。

4月13日夜间至14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出动数百架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境内军事目标。这是伊朗首次从其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4月19日，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等地传出爆炸声。

一个月后，伊朗政坛突发变故——莱希在坠机事故中遇难。2021年，莱希代表的保守派时隔8年重新掌权，今年的总统选举也有多位保守派实力人物参选，外界一度预期伊朗政府将继续由保守派领导。

但最终当选总统的是唯一一位温和派候选人佩泽希齐扬。他于7月30日在德黑兰正式就职，受邀出席就职典礼的人中就包括时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次日凌晨，哈尼亚在德黑兰的住所中遇刺身亡，打开了伊朗与以色列第二次正面对抗的魔盒。

10月1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动用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超过200枚导弹。10月26日凌晨，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报复性空袭，分三次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发动袭击，有4名伊朗士兵在空中身亡。

伊朗与以色列这两次直接对抗，令中东局势迅速升温，地区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加剧。不过，伊以双方在实际操作层面均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克制，比如伊朗4月的报复前有过“预警”，以色列当时则宣称报复是“有限度”的。

佩泽希齐扬政府在谨慎应对以色列的同时，也在延续莱希政府开始的与沙特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进程。

今年10月，伊朗和沙特被爆计划在红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两国首次举行双边军事演习。11月10日，佩泽希齐扬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与此同时，沙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韦利到

访德黑兰，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会谈。这是伊沙两国2023年和解复交以来，双边关系再迈上一个台阶。

大马士革换了新主人

11月27日，叙利亚北部重镇、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附近的战火突然重燃。短短3天，阿勒颇失守。接下来，叙反对派武装一路南下。12月5日，中部重镇、第四大城市哈马失守；12月8日，第三大城市、首都最后一道主要防线霍姆斯失守；同一天，叙反对派武装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大马士革。

12月8日晚些时候，俄罗斯宣布巴沙尔及其家人已抵达莫斯科，由俄方提供庇护。至此，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扛了13年的巴沙尔政府，在短短12天里迅速崩塌。

作为巴沙尔政府的长期盟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曾在12月1日到访大马士革会晤巴沙尔。阿拉格齐12月8日晚接受采访时坦言，叙政府军本应阻止反对派进攻，却几乎未作抵抗，迅速溃败，令人吃惊。

值得注意的是，叙反对派武装发起反攻当天，正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协议生效的日子。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当时曾有叙反对派成员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称，黎以停火让他们意识到进攻时机已经成熟，“感谢”以色列对黎真主党和其他伊朗支持势力的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的精锐兵力此前是巴沙尔政府的重要外援。但一年来，以色列对哈马斯、黎真主党的军事打击以及对其高层的“定点清除”，导致这两个组织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今年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角力屡次升级，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成为以色列打击的对象，伊朗在叙境内的力量被削弱的同时，又被牵扯进与以色列的直接对抗之中，导致对巴沙尔政府的有效支持缩水。

作为巴沙尔政府的重要域外盟友，俄罗斯因俄乌冲突而无暇他顾，尤其乌克兰军队反攻进入俄本土库尔斯克州，俄罗斯早已经大幅缩减驻叙兵力转而投入到乌克兰战场。

三个重要外援缺位，让叙反对派武装抓住了这个窗口期。叙利亚“变天”令伊朗近些年来主导的“抵抗之弧”遭到重创，其地区影响力扩展之势遇挫。土耳其可谓“最大赢家”，利用叙反对派武装显著扩大了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以色列也趁乱迅速进入叙利亚建立所谓“缓冲区”，通过大规模连续空袭基本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战力。

如今，叙反对派武装“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沙拉放弃化名，从幕后走到台前，以大马士革新主人的身份展开内政外交活动，任命过渡政府并收编国内大部分反对派武装，与美欧和土耳其、卡塔尔、约旦等方面的外交代表往来。这